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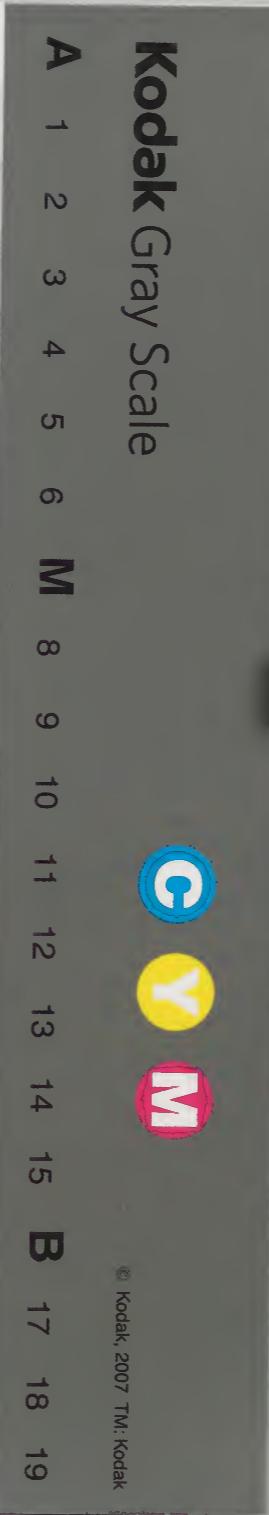
叅定朱子語類經說

二下

漢書門			
九	四	〇	九
二	〇	一	〇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九	四	〇	九
二	〇	一	〇
函	冊	架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9	
冊數	20 (11/10)		
函號	298	253	



朱子語類大全集卷二

論語上 十八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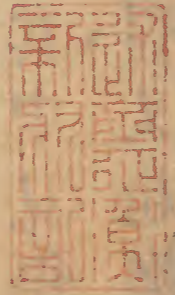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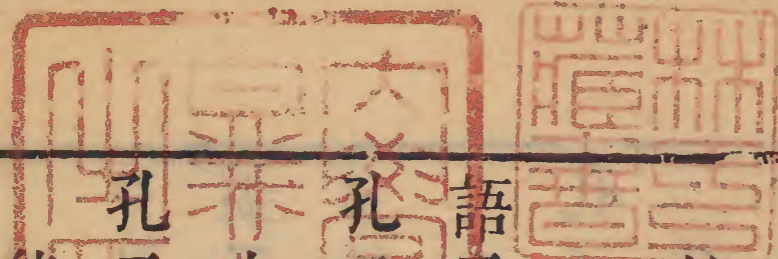
語孟綱領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孔子教人。就事上做工夫。孟子教人。就心上做工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

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
都舉先要人識心性著落。却下工夫做去。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

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

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說做工夫。未說此是要理會甚物。待學者自做得工夫透徹。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無理會得。又趨進

一著說。惻隱之心。與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

孟子說仁字義字甚分明。譬如沙糖。但說糖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糖與人喫。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

聖人說話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云一言喪邦。以直報怨。自是細密。孟子說得便粗。如云今樂猶古樂。大王好色。公劉好貨之類。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按後儒千種超妙。不出孟子張朱乃病其粗。蓋孟子理精而氣粗。較

孔子辭氣稍別其開導世
主入窗玲瓏百世之師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
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
做事全做不得

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
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
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
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空礙處若謂只

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無此等
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

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
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不違於三月
之後

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簡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
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
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

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世。間。只。有。箇。闔。闔。內。外。人。須。自。體。察。取。

孟。子。之。文。疑。孟。子。親。作。不。然。何。其。妙。也。豈。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門。而。後。世。不。聞。者。

某。那。集。注。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

孔。子。言。簡。故。意。廣。無。失。孟。子。言。多。意。長。前。呼。後。喚。

事。理。俱。明。亦。無。失。若。他。人。語。多。則。有。失。

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克。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槩。要。人。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

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類語玩味便自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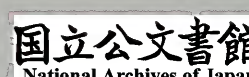
學而篇 總論一則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朋來在時習後親仁在孝弟後就正有道在無求飽安後毋友不如已者在不重不威後今人多不去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

學而時習之章 三則

今且理會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習字時字蓋

人只有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此是主張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惟學之久則心與理一而周流泛應無不曲當矣且說為學有多少事孟子只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蓋為學之事雖多有頭項而為學之道則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在更有甚事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只就義理處說後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然後盡時習之意兩段各只說得一邊



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

人不知而不愠，爲善乃是自己當然事。於人何與。

其爲人也。孝弟章

十一則

人有幾多般。世間有一種孝慈人，却無剛斷。此屬氣稟。如唐明皇爲人，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煞無狀，却終始愛兄弟不衰，只緣寧王讓位，所以這一節感動，然也是他裏面有這道理。方始感發得出來。若其中元無此理，如何會感發得。人若不孝弟，便是這箇道理中間跌斷了。下面生

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是爲仁之本。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

坎。愛物則三坎也。

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當自孝弟始。觀孟

子仁之實一章，豈特孝弟爲仁之本。四端皆本

於孝弟而後見。

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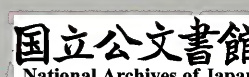
之酸。愛是那滋味。

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

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者愛之理。義者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愛之理者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

分上體究久之自通達

初是事親從兄行起。非便能以仁遍天下。只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欲救之心。只是就這裏當愛者便愛。故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問明道曰。孝弟有不中理。或至犯上。旣曰孝弟如何。又有不中理。曰。如父有爭子。一不中理。則不能承意。遂至於犯上。問或人問由孝弟可以至仁。伊川非之。如何。曰。仁不可言至。仁者義理之言。不是地位之言。地位



則可以言至。又不是孝弟在這裏。仁在那裏。如何由孝弟以至仁。仁主乎愛。如燈有光。若把光做燈。又不得。

巧言令色章 二則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箇為己為人。且如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可。或以巧言為言不誠。曰如今世舉子弄筆端者。便是看做這般文字時。其心還在腔子裏否。

吾日三省章 十一則

曾子三省。只是這些未熟。如今人溫書。熟底非全不溫。但未熟底。更較用心。炤管也是他打不過處。

三省是自見得身上有欠闕處。今人欠闕處多。却不曾自知得。

人之本心。不是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已事切了。未消說計較。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病根最深。往往是才有這軀。

殼便自私。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那裏去。其端甚微，直要省察。問未為人謀，未交朋友時，所謂忠信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鷄鳴而起，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忠信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炤管勿差失。

忠信以理言，只是一箇實理，以人言之，則是忠信。蓋不因人做出來，不見得這道理。

問盡已之謂忠，盡箇甚麼。曰：盡已之心。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盡時須十分盡得。又問忠是人心實理，何獨於事君言之。曰：父子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君若有不得已之意，非出於忠心之誠者，故以事君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思信為傳習之本。若無忠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發已，是從已上發生出來。盡是盡已之誠，不是盡已之理。與孟子盡心不同。循物無違，只是依物。

而實言之

問盡已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當如何？曰：到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來問自家，儻其人兇惡，若盡已告之，必致殺人，豈可哉？

伊川言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簡潔明通，較又發越也。

伊川講解一字不苟，如論語中一項有四說，極的當。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

於事之謂信，直是不可移易。如忠恕處，前輩說甚多，惟程先生甚分明。

弟子入則孝章 五則

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泛愛。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只說泛愛，又流於兼愛矣。

問行有餘力，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泛愛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時有衆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

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然。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亦不說未有孝弟謹信諸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不孝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要去學文，實是學不得。泛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

底事去聒噪他，及自占便宜之類是也。

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子夏矯枉過正，放重一邊，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

賢賢易色章 一則

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意只欲反本，故說得如此激。聖人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多少渾成。如棘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便全是有激之論。子貢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亦有病。質與

文自不同一言可以喪邦有諸聖人便說如言善而莫違亦好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邦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都是偏就其間須說奢與易有輕重聖人說話都恁地平

君子不重章

四則

四者皆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爲學亦是且謾爲學取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

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天生箇人便是人生出箇物便是物不曾生箇假底人物來仲思問如陰陽舛錯雨暘失時亦可謂之誠乎曰只是舛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在人只是不要外面有裏面無且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後六遍心不在只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始是終第六遍後只似不曾讀一般便是無物也

毋友不如己者勝己則友之不及者亦不拒也但

不親之耳。若便佞者，須却之方可。

問欲擇勝已者與之為友，則彼必以我為不及而
不肯與我友矣。雖欲友之，安得而友之？曰：母者
禁止之辭。我但不可去尋求，不如已者及其來
也。又焉得而却之？推此則勝已者亦自可見。

慎終追遠章 一則

人於遠祖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湖北人上坟，不問
遠祖亦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
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脉。若念及此，則自

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
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己骨肉
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

子禽問於子貢章 二則

良字却是人之初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
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是這
般心。聖人教人先要求此心，正為萬善之總處。
溫良恭儉讓一章，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即之
意思。今人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

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
 結托蓋以求人爲常而不知其爲非也學而一
 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愠如巧言
 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巳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
 意如衣錦尚綱皆是且要理會不求底道理

父在觀其志章一則

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
 可遽急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過之意
 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不好底事

則不在此耳

禮之用章

四則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
 者皆不契曰只要知得禮合如此則行之便和
 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
 孔子與上大夫言自然閭閻與下大夫言自然
 侃侃在學者須知與上大夫言合用閭閻與下
 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呂與叔說得好自
 斬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

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知得此理、則自然和。問子事父母之禮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臣事君之禮嚴矣、然一爵言言、二爵油油、則和。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見得禮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安心為之、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中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譬之令人被此子、燈花落手、便說痛。

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苦、緣知得自家病、合用

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吾心安處便是

和。按行禮若此、灼艾是知其不得已也。事父事君、日日常事、艾可日日灼乎。禮不可斯須去身、艾之去身、豈但斯須而已也。

灼艾雖情願、終是痛、行禮何痛。

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

多。

問和便是樂否、曰也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樂中亦有禮、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又是樂中之禮。

貧而無諂章三則

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然不可道樂與好禮。定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

聖門學者工夫。確然縝密。逐步挨去。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是實做到這裏。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他一步。他方知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豁然曉得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遽已也。聖門為學工夫。皆如此。子路衣敝緼袍而不恥。孔子稱其不佞不求。他實到此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他方知道尚有功夫在此。正與子貢無諂無驕一章相似。今之學者。先知得甚高。但著實行處。全然欠闕。且如樂與好禮。今人皆知是勝於無諂無驕。便貪要說他。却不知無諂無驕。

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他一步。他方知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豁然曉得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遽已也。聖門為學工夫。皆如此。子路衣敝緼袍而不恥。孔子稱其不佞不求。他實到此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他方知道尚有功夫在此。正與子貢無諂無驕一章相似。今之學者。先知得甚高。但著實行處。全然欠闕。且如樂與好禮。今人皆知是勝於無諂無驕。便貪要說他。却不知無諂無驕。

功夫自未實到得却恐從這處做病痛。無諂無驕是就貧富裏用功。樂與好禮則全不干貧富事。富亦樂貧亦好禮。夫子且因貧富上舉其重者耳。

為政篇

為政以德章

入則

為政以德。豈是全無所為。如舜做許多事。但民心歸向。在德上。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心上出。老子所謂無為。便是全不事事。聖人所謂無

為者是已正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後世天下不治。皆為不能篤恭盡敬。若能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治。豈有不理。德字從心。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仁。六經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北辰者。天之樞紐。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星稍

開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處不動。

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此子不動。是天之樞紐。

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記認。故就

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極星亦動。只是他近

那辰。雖動而不覺。今人以管去窺極星。見其動

來動去。只在管裏。不動出去。

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四件。

辰是一件。天上分為十二段。即十二辰。辰天壤

各有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

所宿處是辰也。故曰日月所會之處為辰。

上蔡說辰。非是。北辰乃天之北極。天如水車。北辰

乃軸處。水車動而軸未嘗動。上蔡所云乃北斗。

北斗同眾星。一日一周天。安得謂之居其所。按

辰非車軸可喻也。車輪與車二物。北辰與天一

體。有以磨盤磨心喻者。失亦類是。且直謂北辰

不動。亦非也。居其所者。在中微動。而觀者不覺

耶。正猶篤恭無逸。默運於心。無迹可窺。豈全不動

天轉非東而西。亦非循環磨轉。是側轉。樓上渾儀

可見。

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在中不動。如說南極見，老人壽，是南邊自有一老人星。南極高時，浮得起來，南極終不見。

詩三百章 五則

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但思無邪，有兩般。伊川此說亦麓。按兩般謂

誠者誠之者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略去詩三百。聖人須從詩三百逐篇理會，方理會思無邪。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洒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安心做洒掃應對進退之事。那裏面曲折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

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之事，而聖人一切裁之。

以天理。按詩與春秋異，春秋之天理在去留，上見其悖於天理。

者已刪之矣。朱子以詩為兼存善惡，故曰詩似春秋。

呂伯恭以為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其以為放

是放其聲，不用之郊廟賓客耳。其詩則固存也。

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為用，亦存

之而已。伯恭以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

其以為正聲，乃正雅也。至于得風，逐國風俗不

同，當是周之樂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也。

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乎。按伯

說為長，韻未詳耳。以為放鄭聲，便當無鄭詩。如

此則列國之風，缺矣。其何以觀鄭衛自有正人

能為正詩。邶之有栢舟，綠衣諸篇，皆正也。二子

乘舟與新臺之類，以正刺不正也。則亦正也。不

正者，惟鄘之桑中，衛之氓耳。鄭則貝錯間而

淫居多，褻裳溱洧等篇，必夫子所刪，而秦焚

之後，訛相流傳，以補一目前之數者也。惡有放其

聲而存其詩，發觀者之注心，佚志而反以為懲

哉。創也。

道之以政章 二則

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向底。亦有太過底。齊之以禮，禮是五禮，所謂吉凶軍賓嘉，須令一

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正如齊之以刑亦然，先立箇法制如此。專用刑政，只是霸者事。問威文亦須有德禮。曰：只是借德禮之名做事，如大蒐以示之以禮，伐原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正是有爲而爲。聖人見得自家合著恁地躬行。

吾十有五章

九則

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

爲學，只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悅後自然一步趨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人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一是雖知得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然知之而不肯爲，亦只是未嘗知耳。

問十五至七十，程子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

曰此事遠難說孟子言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
父子者定某嘗解之曰知此者爲盡心能此者
爲盡性
志者言心念只在此上步步恁地做爲之不厭立
便自卓然有立心定了不爲他物移動任是說
虛說空說功說利都搖動他不得以至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惑者於事物
常然更無所疑立時未免有所把捉不惑則事
至無疑勢如破竹迎刃而解矣

四十不惑是於人事間不惑五十知皆自天命來
伊川說先知先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亦
此意如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聖賢所說皆有兩
節不可躐等

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爲之知天命
者謂因甚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是如何似覺
得皆天命天理

問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厲辭曰某未到
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
按此說未知何謂或
是先生中年以前或

因問者不
可與語

問五十知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
出此語自是子貢謂夫子性與天道性便是自
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物事上面有箇腦
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
這箇物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
五事蓋在天則爲五行在人則爲五事知之者
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舊見李先生云且
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問體認莫用思否曰固是

如四端雖固有孟子亦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
得也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
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至但
須見得箇周到底是何物

問六十而耳順在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著
力見其義精仁熟

問耳順曰程子謂知天命爲思而得耳順爲不思
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擬議皆盡
見得又問聞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無道理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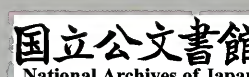
亦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邊道理是
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見了。按此則是入耳之
頃分別明快耳順地位尚不止
此此自不易說

子游子夏問孝二章 二則

子游爲人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敬有餘而愛不
足故告之不同問如何見得二子如此曰如西
婦應對子游便忽略子夏便只就這上做工夫
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故必用敬子夏較謹
守法度依本子做故必用有愛心

吾與回言章 三則

問顏子省其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是這意思但
恐沒著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燕私庶幾有箇著
處方有可省私不專在獨處之地或有人對坐
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人
所不見處只他人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
察其所安便是箇私處
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更問
如何是禮與非禮但退而省察其所爲則直是



視聽言動無非禮也

夫子與顏子說時。他何故恁地曉得。如這一件物事。我曾見來。他亦曾見來。及我說這物事。則他便曉得。

視其所以章 四則

問所由所安。若只解向不好邊去。似無過中求有過。曰。平心看。是如此。若長厚包含。其初欲恕人。而終於自恕。少間漸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問觀人之道。亦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

心所存本好。曰。這亦自可見。須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初間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當下。便不好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到這裏。亦未便做不好人看他。只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此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力爭。

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蘖之生一段意。安是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必竟所樂不存。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聖人觀人。亦須恁地詳細。若只略略看。不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尚可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徹了方付與。

溫故而知新章 二則

溫故而知新。此處知新重。中庸是溫故重。聖人言語。自有意思。一箇這頭重。一箇那頭重。新只是故中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爲人師。

君子不器章 一則

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道理原自克足若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徧子貢瑚璉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處使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喫菜根底人邦有道出來也做一事不得邦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

子貢問君子章一則

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

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的度還是自家的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章說得好

君子周而不比章

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小人之於人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非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則衆享其治去一惡人則衆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周固是好。然有一種人。是人無不周旋之。使所周之人皆善。固好。萬一有箇不好底人。自家周旋他去。這人會去。作無窮之害。君子則不然。當親則親。當踈則踈。

學而不思章 一則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此章論學思之不可偏廢。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

攻乎異端章 二則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爲異端游說反間。孟子
謂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異端不惟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自
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

子張學干祿章 一則

問聞見因書得之。則又何別。曰。見古人所說。是聞。
見古人所作事。而欲學之。便是見。

何爲則民服章 一則

問哀公只是要得人畏服。聖人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舉錯得義，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炤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此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無直矣。曰說得分明。

季康子問使民章 一則

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孝慈則是

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己，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當初集註只大槩說了，今思之，方覺未盡。

子張問十世章 六則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變更。因字最重，所損益者，亦是要扶持三綱五常而已。

忠只是渾然誠確。質與文對。質便自有文。但未盛。此之文。則此爲質耳。

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而爲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問終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按此從答顏淵損益四代中看出

先生謂繼周百世可知。諸公看繼周者是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皆對以爲秦不能繼周。故所因所革。皆不可考。曰。若說秦不能繼周。則夫子之言爽矣。夫子分明說百世可知。看秦將先王之法。

一切掃除了。然而所謂三綱五常。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說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皆有禁之類。這自是有父子兄弟夫婦之禮。總變這箇不得。秦所損益。亦見得周末許多煩文。纏節。直要損其太過。益其欠處。只是損益得太甚。然亦是事勢到此。要做箇直截世界。做箇没人情底所爲。你才犯我法。便死。更沒有許多勞勞攘攘。如議親議賢。議能議功之類。只是白直做。

去爲自便計。到漢興。雖未盡變亡秦之政。如高文之寬仁恭儉。皆是因秦之苛刻驕侈。而損益其意也。大綱寬厚。到後便易廢弛。便有強臣篡奪之禍。故光武起來。又損益前後之制。事權歸上。而激厲士大夫以廉恥。周末文極盛。秦興必降殺了周柔弱。故秦必變爲強戾。周繼悉周緻。故秦一向簡易無情。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旣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秦旣鑿封建之弊。改爲郡縣。雖其宗族

一齊削弱。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晁錯遂削一番。王父偃遂以諛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無非剗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盡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本朝監五代藩鎮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齊困弱。靖康之禍。寇盜所過。莫不潰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亦當苟且惰弛之餘。勢有不容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

非其鬼章 一則

問非其鬼而祭之、苟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一行之、亦難、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連下章 一則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若大夫有不善、合當諫正者、不可但已。孔子謂季氏八佾

與三家雍徹之事、可見。

人而不仁章 二則

禮是恭敬底物事、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強做、終有差失、縱做得不差失、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

莫說八佾雍徹、便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亦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

林放問禮章 二則

人之居喪其初豈無哀心外面裝點得過當便埋沒了。行禮亦然。今人初以書相與莫不有恭敬之心。後來行得禮數重複使人厭煩。那敬心便自埋沒。

易只是習得來熟似歡喜去做。做得來手輕足快。都無那惻怛不忍之意。檀弓喪事欲其縱縱耳。與曲禮喪事先遠日皆是存惻怛不忍之意也。

巧笑倩兮章 一則

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處。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

而後有所啓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終是無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夏禮吾能言之章 一則

問夏殷之禮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

禘自既灌章 一則

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

不欲觀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
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不曾序昭穆。故周禘
帝嚳。以后稷配之。祫乃合羣廟。皆在王者有禘
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

或問禘之說章 三則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
近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
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
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

語中為大節目

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
來。千數百年。元是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遠。但
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
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
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
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常人誠意如何得
到此。又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

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是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若能知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初無難者。

管仲之器小哉章 一則

比自正心誠意以及平天下。則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漢高祖唐太宗亦如此。都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自聖賢門戶來。不從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但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耳。

子謂韶章

五則

韶武意思自不同。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成而南，又做箇轉歸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又分六十四箇做兩處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剛，不似韶純然而和。武須有些威武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爲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耳。然到得不服，征伐亦免不了。得如征有苗是也。又知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

用兵與後世不同，只趙將退，便是不似後世殺人。

紂當時聚一團惡人爲天下害，不能消散。武王只得去伐。若使文王待到武王時，也只得伐。舜到這裏也著伐，但恐舜文德盛，其徒或自相叛以歸之，亦未可知。武王時只得如此做。文王時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在不得。彼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紂昏迷耳。武王時亦是事勢不相安在。

不得了。仲虺告成湯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則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任。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為說以諱之。

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得性反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樂而知之也。湯畢竟反之工夫極細密。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在在

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踈，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湯便都不如此。

祖道曰：湯自放桀歸來，猶做工夫。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昧爽丕顯，旁求俊彥，刻盤銘，修人紀，如此之類。不敢少縱。武王自伐紂歸來，建國分土，散財發粟之後，便只垂拱了。又如西旅之獒，費了太保許多氣力。以此見武王做工夫不及成湯甚遠。先生笑曰：然。

居上不寬章 一則

居上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問吾何以觀之哉。曰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有這事。方可就這上見他得失。

里仁篇

里仁爲美章

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爲說如何。曰聖人本語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是合著

事。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遷耶。曰古人亂邦不居。假若一鄉之人皆爲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聖人言語平正。今人說文字。眼前淺近底白。要說深。在外底要說向裏。本說他事。又要引從身上來。本說身上事。又要引從心裏來。皆不可。

唯仁者章一則

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未必皆當於理。今人多連看伊川公正二

字其實公自是心裏公。正自是好惡得來當理。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

苟志於仁章 二則

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濶。若志得不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又恥惡衣食亦有多數樣。今人不能甘粗糲之衣食是一樣。若恥惡衣惡食者則也。喫著得只是怕人笑。所以不足與議。

富與貴章 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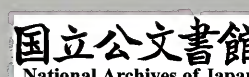
學問工夫儘多。聖人去富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工夫。又如何做。終不成閑過了。這是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路頭。君子去仁便不成君子。說得來似疎。須先說箇籠後面方說到細密處。若不就粗用工。便要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剝了一重又

一章去了一節又一節。這正是說築底處。正是好著力處。富與貴章。孔子是自平居時說。到那造次顛沛之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閒居却有照管不到處。

我未見好仁章 四則

天資寬厚溫和之人。好仁之意較多。天資剛毅奮發之人。惡不仁之意較多。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

好仁。只知有仁。而不見不仁來害他。惡不仁。是曾得知這病痛。惟恐來害他。略與安行强行相似。好仁是康強底人。平生未曾病。亦不知有病痛。惡不仁是曾被病害。知得病源。惟恐病來侵著。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此心放漫放肆。才一聳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雖云用力。却不大故用力。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人出來。萎萎衰衰。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



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心在手上。手便暖。在脚上。脚便暖。若真簡要求仁。豈患力不足。

朝問道章 二則

問朝問道夕死可矣。曰。物格知至。則自然理會得。問曾子易簣。當時若差了這一著。喚作問道否。曰。不論易簣不易簣。只論件。日是問道。不問道。平日已是問道。那時萬一照管不到也。無奈。何。但此其。既。自然不放過。

參乎章

十二則

人說曾子能守約。故孔子以一貫語之。曾子何曾守約。只如禮記曾子問一篇。他甚事不曾理會。只緣孟子論養勇。將曾子比北宮黝與孟施舍。則爲守約。爾後世却道曾子之學。專一守約。別不理會他事。如此。則成甚學也。曾子平日事理。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頭做。便曉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

曾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曾子從

實處做。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似滯在知識上。

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方知理本一貫。若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若理會得事事物物。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忠者誠實不欺之名。聖人將此放頓在萬物上。故名之曰恕。

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之克明峻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如千部文字。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又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這根上生氣流出。注去貫也。問枝葉便是恕否。曰。枝葉不是恕。生

氣流注貫枝葉底是恕。聖人本不可說是忠恕。曾子假借來說。恕在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要之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爲。底忠恕。學者是著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方正定是忠恕。聖人是仁。學者是恕。一箇是天然底道理。一箇是人爲底道理。曾子以天然底難說。只得把人爲底說與他。教他自此做得到盡處。便是天然底。所以如此說者。要使當時問者曉得。

合忠恕正是仁。若使曾子便將仁解一貫。却失了體用。

盡已之謂忠。推已及物之謂恕。忠恕之義只如此。曾子借此二字。綻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已推已。不足以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盡已推已。便是學者之忠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相夾界。半路上說。程子謂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又謂盡物之謂信。如乾道變化，便是盡已處。各正性命，是推以及物。處至於推到物上，使物物各得其所處，方是盡物。便是信。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與中庸語意自不同。忠恕如何是一貫無間斷，便是一貫無物。如何見得無間斷。蓋忠則一，纔推出去便貫了。此忠恕

所以爲一以貫之。

如心爲恕，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不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一處不到。子思說：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只輕輕底，勿邊說將。

去要之至誠無息一句已自剩了所以聖人一貫不胡亂說只說與曾子子貢二人曉得底其

他如吾欲無言之類略拈出些小來都只是輕

輕地說過說了便休若只管說來說去便自拖

泥帶水按雅言四教不離于口一貫無言偶拈云爾彼舍實理而終日機鋒相對何耶

今有一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日有一箇悟處後

便覺不同及問他如何地悟又却不說便是曾

子傳夫子一貫之道也須可說也須有箇來歷

因做甚工夫聞甚說話方能如此今若云都不

可說只是截自甚月甚日為始已前都不是已

後都是則無此理已前也有是時已後也有不

是時人心存亡之決只在一息之間此心存則

皆是此心才亡便不是聖賢教人亦只據眼前

便著實做將去一時便有一時工夫一日便有

一日工夫

君子喻於義章 一則

喻義喻利只在一事上君子見得是義小人見得

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

朱子語類
卷之五
四十五
以沃戶樞。如做官須是廉勤。自君子爲之。只是
道做官合著如此。自小人爲之。他道如此。可以
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

事父母幾諫章 一則

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
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
地。心心念念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
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

亦非也。

